

續資治通鑑

冊子

卷之三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一

起神宗元豐元年正月盡宋徽宗元祐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

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八年

遼太康元年

春正月乙未遼主如混同江

庚

子蔡挺罷挺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是日馮京亦罷

初鄭俠劾呂惠卿姦邪且薦馮京可用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坐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

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與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惠卿欲并中之乘閒白帝曰俠書言青苗助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俠安從知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乞追俠付獄窮治已而帝問京曰卿識鄭俠乎

對曰臣素未之識帝頗疑之御史知雜事張璪

攷異長編

作張璪璪本名璪非兩人也

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

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臺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詔付御史獄時俠已行至太康還對獄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時集賢校理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于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獨立

不懼俠曰不意丞相爲小人所誤一旦至此安國曰
非也吾兄自以爲人臣不當避怨四海九州之怨悉
歸于己而後可爲盡忠於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
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獄成俠改送英州
編管無至及忠信皆編管湖外京以右諫議大夫出
知亳州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舍人錢藻草京制有
大臣進退係時安危持正不回一節不撓等語鄧綰
懼京再入且希惠卿旨言藻撰詞失當於是藻亦落
職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惡其儉巧數面折之
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
諭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知其
以佞人目己深銜之至是因俠獄陷安國俠赴汀州
方在道惠卿令奉禮郎舒亶往捕搜其筐得所錄名

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札悉按姓名治之惠卿欲致俠於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旣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焉

〔攷異〕宋史王安國傳云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使人惠卿銜之案如此

則復書所謂使人豈必是惠卿唯當時獨惠卿在坐安國觀面譏諷故惠卿恨之深耳今從東都事略庶得其實

壬寅

遼賑雲州饑

丙午分京東爲東西兩路青淄濰萊

登密沂徐八州淮陽軍爲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七

州南京爲西路

輟江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

軍

丁未御宣德門觀燈

乙卯詔出使廷臣所至

采吏治能否以聞

雨木冰

丁巳權永興軍等路

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鐵冶所收

極廣苟卽冶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
爲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帝批委公弼總制營辦
戊午詔所在流民歸業者州縣資遣之 己未洮
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爲粥以食羌戶饑者 二月甲

子以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爲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
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增陝西錢監改鑄大錢

從皮公弼請也 丙寅封皇子儻爲景國公 丁卯

遼以祥州火災遣使恤之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

部尙書知江寧府王安石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初呂
惠卿迎合安石驟至執政旣得志遂叛安石忌其復
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爲一時朝士見惠卿得
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時韓絳顥處
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

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翼日帝遣中使齎詔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而進七日至京師

戊寅命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等行視寬廣處關殿前司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陳法 乙酉察訪使曾孝寬言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邨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乞檢令施行從之戶馬法始於此

丙戌詔停京畿土功七年 遼主駐大魚灤丁亥以

鷹坊使耶律陽陸獲頭鵝加工部尙書 三月丁酉

賑潤州饑 戊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

酋子弟賜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二人從之

庚子遼復遣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命韓績與禧議之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

肩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謂括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樞密副使楊遵勗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遵勗有所問則顧吏舉以荅它日復問亦如之遵勗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乙巳遼主命太子寫佛書

癸丑復賑

常潤饑民

戊午太白晝見

張方平以宣徽北院

使出知青州未行帝問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對曰
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
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
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
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閒諜詳審吏士用
命賊所入輒先知并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
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
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
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
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
盱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
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

略如此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夏四月乙丑詔減將作監冗官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爲太廟始祖當正東向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爲定禮乙亥詔恭依遼賧平州饑戊寅以吳充爲樞密使壬午湖南江水溢乙酉遼主如犢山閏月樞密使陳升之以足疾請外乙未罷爲檢校太尉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卽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譏之號爲筌相廣源州蠻劉紀寇邕州歸化州儂智會敗之壬寅沈括上奉元歷行之癸卯宣徽北院使知青州張方平改判永興軍分秦鳳兵爲四將丙午

遼賑平瀾二州饑

庚戌遼皇孫延禧生太子濬之

子也遼主喜甚旋命太子妃之親及東京僚屬賜爵有差 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主簿李逢謀反辭連宗室右羽林大將軍世居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命御史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御史裏行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等伏誅初蜀人李士寧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以此出入貴家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鞠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謂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罪當死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帝命御史知雜樞密承旨參治執政主禧議士寧但

決杖配永州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監宿州稅百祿
鎮兄子也惠卿始興此獄連坐者甚衆欲引士寧以
傾安石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賜大理寺丞
歐陽發進士出身發修之子也 甲寅錄趙普後
乙卯詔西南蕃五姓蠻五年一入貢 五月辛酉朔
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甲子分環慶兵爲
四將 丁丑雨土及黃毛 甲申熙河路蕃官殿直
頓理謀叛伏誅 己丑遣使賑鄜延環慶饑 六月
癸巳遼以興聖宮使奚人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知奚六部
大王事戊戌遼知三司使事韓操以錢穀增羨授三
司使 辛丑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九域圖自大中
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
改易等第有升降且所載古跡或俚俗不經乞選有

地理學者重修乃命館閣校勘曾肇光祿丞李德芻
刪定旣而言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九域
志 癸卯遼遣使案問諸路囚以特里袞

舊作惕
隱今改

大

悲努爲始平府節度使出參知政事柴德滋爲武定
軍節度使 丙午醺汴水入河以通漕從都水監丞
侯叔獻請也渠成而舟不可行尋廢 己酉王安石
進所撰詩書周禮義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言人人
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經義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
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尙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
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安石新義
行士子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晚
歲又爲字說二十四卷多穿鑿傳會其流入于佛老

天下爭傳習之而先儒之傳注悉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乙卯吐蕃貢於遼丙辰遼詔皇太子濬兼北南樞密院事總領朝政仍戒諭之以武定軍節度使趙徽爲南府宰相以樞密副使楊遵勗參知政事遼主爲太子選僚屬以客省使耶律寅吉舊作引吉今改秉直好義命爲輔導樞密使耶律伊遜謀搖太子惡寅吉在側旋奏出爲羣牧林牙戊午司徒兼侍中太師魏國公判相州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發兩河卒爲治冢帝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贈尙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琦識量英偉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厚重比周勃

政事比姚崇嘉祐治平閒再決大策以安社稷處危
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
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
力事君死生一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
遂輟不爲哉子忠彥使遼遼主聞知其貌類父卽命
工圖之其見重如此琦天姿朴忠家無留資尤以獎
拔人材爲急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與富
弼齊名號稱賢相時謂之富韓云 秋七月辛酉朔
遼主獵平地松林 甲子處州江水溢 丙寅遼賑
南京貧民 戊寅太白晝見 戊子分涇原兵爲五
將 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主
以侵地之議起於耶律普錫命普錫往正疆界力爭
不已帝問于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

筆畫其地圖依黃崑山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續往
盡舉與之東西棄地七百里監察御史裏行分寧黃
廉歎曰分水畫境失中國險矣其後遼人果包取兩
不耕地下臨鴈門遼主擢普錫爲南院宣徽使 秋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攷異〕宋史作日當食
雲陰不見今從遼史

癸巳募

民捕蝗易粟苗損者償之仍復其賦丙申減官戶役

錢之半 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

所供米每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

戌韓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

論政愈駁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之絳

執不可議於帝前未決絳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

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尙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至

是稱疾求罷以禮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